

序： 幾句「老人言」

本書收集的是我的幾句「老人言」。其實，無論採用哪個時代的標準，我都不能算老。不過，「老人言」無非就是經驗之談，非老人可以說出「老人言」，真老人可能滿口童言稚語。另外，心中有「老人言」的，未必肯說，肯說的未必說透。我的「老人言」，正如我的指紋，僅僅屬於我。

「經驗之談」是褒義詞，好在「經驗」與「教訓」是孿生兄弟，有益的經驗一定來自痛苦的教訓，痛苦的教訓卻未必昇華為有益的經驗。我這些「經驗之談」是接受鞭策的實錄。在學術界謀生存的過程中，我每次遇到自以為翻越不了的坎，都會聽到響亮的鞭聲，隨即背上感到火辣的疼痛。我不願意白白挨鞭子，就硬著頭皮再衝一步，往往就突破了極限。

「老人言」的通病是嘮嘮叨叨。嘮叨其實是一種體貼，是言者生怕聽者不懂。不過，這樣的體貼不會得到體諒。這不是由於聽者不夠忠厚，而是出於人生的必然。每個人都獨一無二，只是獨特程度不同。「經驗」屬於個人，可以溝通的「普遍經驗」是老生常談，

「個人經驗」的有限傳遞介乎「獨特」與「普遍」之間，是一種依靠機緣的「特殊」。我特別希望傳遞的「特殊」是下列四點。

第一，無論做什麼事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做法，最適合自己的做法就是最好的方法。但是，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。掌握方法是個自覺摸索的過程。自覺，就是把自己分身為二，一個做事，一個觀察自己做事，琢磨怎樣做得更好、更有效。這個觀察者不僅觀察自己，也觀察他人；這個觀察者不屑於簡單效法他人，永遠以自我為中心。

第二，定性研究方法，五花八門，爭奇鬥艷，其實歸根結底就是「推己及人」。使用種種技術，比如深度訪談、文本分析、實地觀察、參與觀察，目標都是設法豐富「己」，為的是在「及人」時既避免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」，也避免「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」。定性研究更像無限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的藝術，不像嚴謹的實驗科學。

第三，定量方法有很多技術，要認真對待。但是，工具只是工具，產品質量取決於工匠的靈感和手感。要做好量化研究，更需要「動腦筋」。由於量化方法有墨守成規的慣性，做探索求新的量化研究需要更自覺地「開腦洞」。

第四也是最後一點，時髦的方法，比如「混合方法」和「大數據」，往往是美麗的陷阱。

結尾聲明一句，我的幾句「老人言」，正如一切「老人言」，完全不聽，有可能吃虧在眼前；全聽全信，更可能吃虧在眼前。歸根結底，每個人的本真生命都是獨特的選擇，學者更是獨特中的獨特。

李連江

2017年12月23日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